

避險策略下的議價：土耳其對俄烏戰爭之外交政策走向

楊三億*

摘要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的俄烏戰爭對歐洲安全與國際權力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位於歐洲與鄰近地區的國家各自採取不同立場回應這場戰爭，在這些國家中，若干國家全力支持烏克蘭、提供烏克蘭大量軍事與經濟援助；也有國家採取支持俄國、選擇與俄國組成準同盟狀態立場，持續給予俄國政治或經濟上支持。

除上述立場外，若干國家採取與俄、烏兩國相對等距、也就是避險策略回應俄烏戰爭立場，此種策略特色在於：第一，避險策略以降低風險與增進利益為目標，概念上並非僅是單純的等距策略；此種避險策略乃是透過政治、經濟或軍事等不同手段交互作為。第二，本文從土耳其的策略選擇出發，說明該國地緣位置給予土耳其提供極佳的避險地緣環境，讓土國得以在美國、俄國、歐盟各強權間保持平衡。第三，俄烏戰爭提供土耳其更寬裕的避險策略空間，讓土耳其得以藉由瑞典與芬蘭兩國的加入北約時機透過議價過程擴大土耳其遊走空間，將土耳其利益偏好投射於土國外交政策。

關鍵詞：避險策略、俄烏戰爭、土耳其、議價模式、外交政策

*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教授、波蘭華沙大學國際關係博士；E-mail: sanyiyang@nchu.edu.tw

Bargaining under Hedging Strategies: Turkey's Foreign Policy Regarding the Russo-Ukrainian War

San-Yi Yang^{*}

Abstract

The Russo-Ukrainian War that erupted on February 24, 2022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Countries located in Europe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have responded to the war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Some countries fully support Ukraine and provide extensive military and economic aid, while others support Russia and choose to take a quasi-alliance position, continuing to provide political or economic support to Russia.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position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hedging strategy towards the Russo-Ukrainian War, which is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equal distance from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The key feature of this strategy is that, firstly, the goal of hedging strategy is to reduce risks and enhanc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ceptually it is not just a simple equidistant strategy. Hedging strategy entails interacting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cs, or military. Secondl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urkey's strategic choice and explains how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provides an excellent hedging opportunity, allowing Turkey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major pow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irdly, the Russo-Ukrainian War provides Turkey with more ample space for hedging strategy, enabling Turkey to exp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rough a bargaining model and project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onto Sweden and Finland's policy adjustments when the two countries join NATO.

Keywords: Hedging Strategy, Russo-Ukrainian War, Turkey, Bargaining Model, Foreign Policy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h.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Warsaw; E-mail: sanyiyang@nchu.edu.tw

壹、前言

傳統上研究中小型國家外交策略選擇多半以抗衡 (balancing)、扈從 (bandwagoning)、避險 (hedging)、中立 (neutrality) 等幾個選項為標的，在這些選項中，抗衡與扈從乃是針對敵對國家所採取的極致作為，為了因應敵對國家對本國的威脅，中小型國家多以抗衡 (全力抵抗) 或扈從 (順從敵對國家以獲得安全或經濟誘因) 兩種方式回應，過往文獻對於抗衡選項的研究相當多，研究的核心在於何種情況下中小型國家會偏向採取抗衡或扈從的手段，一個很重要的觀察要點在於本國與敵對強權間衝突所在，如果兩國因領土或戰略要地而產生齟齬，這些齟齬可歸屬於兩國核心利益所在，此時兩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便會增加。在衝突可能性增加而兩國實力差距大的前提下，中小型國家尋求外界強權援助便是理性選擇下的必然結果 (Kuik, 2016; Yang, 2017)。

向外尋求強權提供安全保證以對抗敵對強權的做法，文獻中多以聯盟角度討論。軍事聯盟是所有聯盟形式中抵抗性最強、針對敵對強權所能做出最有效的策略選擇，不過中小型國家能否獲得來自聯盟強權的保證、聯盟強權是否願意提供明確且有力的承諾、以及聯盟是否穩固或因為聯盟強權的內部因素而有調整，這些都是中小型國家面對敵對強權時能否有效獲得援助的討論重點 (陳麒安, 2014; 鄭端耀, 2003; Snyder, 1990; Walt, 1987, 2009)。

選擇與強權組成聯盟抵抗敵對強權的抗衡策略是中小型國家首要選擇，因為這有助於維持本國獨立所需、避免遭敵對強權併吞的危險，不過如果抗衡敵對強權的聯盟難以成型，又或者強權提供的支持程度不夠，中小型國家可能轉而採取扈從策略，此種策略的基本思維是透過與敵對強權開展軍事或經濟上的雙邊合作以換取敵對強權的容忍，對中小型國家來說扈從的最佳回報是能分享敵對強權的經濟誘因，而代價則是不確定的安全風險 (陳麒安、吳崇涵, 2022)。

不過從體系結構觀點來看，堅持抗衡或扈從的策略選擇代價太大，原因之一即是強權的結構性力量也會隨時間遞延，當中小型國家賴以生存的強權出現變化之際，無論是敵對強權國力上升或聯盟強權國力下降，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環境都將受到極大影響。從理論上看，諸多中小型國家選擇避險策略的原因也在於此，避險策略期望在承平時期的最大活動空間、在局勢緊張時期盡量避免被捲入戰爭，這一類的國家認為完全的抗衡或扈從並非是國家最高政策目標，保持雙邊友好關係才

是外交政策主要目標(楊三億, 2018a; Larson, 1991)。避險策略的細緻化發展有兩種次類型, 一種是以明示、主動、且具法律效力方式宣示避免參與衝突的作為, 此種外交政策即稱為中立政策。中立國的中立政策乃是為免捲入戰爭, 透過不介入武裝衝突的方式以避免各種可能引起戰爭的導火線, 其具體作為如中立國不參加任一具有對抗性質的軍事組織、盡量避免參與制裁交戰方、或嚴格遵守戰時中立原則並不協助任一交戰國等作為。避險策略還有另一種次類型, 即是透過積極的議價方式與目標國進行談判議價, 以此增進本國利益; 議價過程與國際間協商談判較為相關, 與本國綜合國力、關鍵時刻、各國偏好等都是可能變因。

就前述討論來看, 抗衡、扈從、或中立策略選項都與衝突思考較為接近, 透過抗衡, 中小型國家期望能獲得國家獨立、免受敵對強權壓迫的目標; 扈從則著眼於與敵對強權合作、順從敵對強權的政策引導; 中立策略雖有助於避免中小型國家捲入戰爭, 不過其代價可能是戰爭爆發之際, 本國可能一時間苦無外援。持平來看, 這些策略選項有其優缺點, 都是著眼於中小型國家面對衝突時的理性思維, 不過無論採取哪一種策略, 風險仍在於難以管控的衝突風險, 而中小型國家承受風險的能力原本就較強權國家為低, 因此對若干國家來說, 降低戰爭風險的策略通常是首要選擇, 下文將首先就避險策略概念及運用進行分析, 次論及土耳其外交路徑發展, 再其次從俄烏戰爭過程觀察土耳其的避險策略運作, 最終結論對土國避險策略運作行總結。

貳、中小型國家避險策略運用

一、避險策略及其運用

關於中小型國家採取遊走於兩強間避險策略, 國內外文獻有許多討論, 從理論上看, 由於冷戰結束, 過往只強調軍事國防安全的策略選項轉往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並重的策略發展, 這就讓避險策略的靈活度提高許多。一般來說, 中小型國家面對敵對強權時的避險策略可區分為經濟避險(Hedging for Profit)與安全避險(Hedging for Security), 前者採擴大與敵對強權的經濟交流為主, 與敵對強權進行市場、資金、技術等經濟面向交流, 以此獲得經濟誘因, 增強本國經濟能力。經濟避險代表中小型國家仍然與聯盟強權保持密切合作、但在經濟層面上與敵對強權開展經濟交流, 檢視經濟避險策略路徑的其中一個指標即是透過雙方經貿交易發展、強化雙方經濟依賴程度, 透過交叉比對可以發現中小型國家與敵對強權經貿交流的熱

絡程度，可知這些國家並不把提升與敵對強權的經濟交流視為威脅；相對的，這一群國家認為只要暫時擱置衝突，雙方經濟交流將可互蒙其利(Schweller, 1994; Sweeney & Fritz, 2004)。

相較於經濟避險，中小型國家安全避險的政策目標多半以領土、國防或國家生存為要，將敵對強權對本國威脅置於次要。安全避險的主要邏輯在於中小型國家威脅來源眾多，敵對強權僅為中小型國家生存環境眾多威脅來源之一，這些國家政府首要任務是回應包含領土、國防、生存、邊境安全、國家統一等各式綜合威脅，換句話說，敵對強權未必是威脅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中小型國家首要處裡的政策目標是那些對生存有更大威脅的其他來源。

二、中小型國家的避險策略

決定中小型國家採取經濟避險或安全避險的主要考量來自於以下幾個考量，其中一個是國際體系決定論，也就是國際體系本質可能很大程度決定了中小型國家是否採取避險策略。一般來說單極體系下的中小型國家面對強權時多不欲採取抗衡策略，這是因為單極體系下中小型國家很難找到實力相當的聯盟強權，採取抗衡策略無意以卵擊石，因此單極體系下的中小型國家多以扈從作為策略(薛健吾，2020)。

另外，由於兩極體系對立局勢分明，因此中小型國家選擇避險策略空間較小，這一群組國家多以扈從方式回應強權所需。不過雖然中小型國家在兩極體系下的選擇空間最小，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若干特異現象，前南斯拉夫在冷戰時期採取的避險策略讓當時蘇聯備感壓力，狄托(Josip Broz Tito)透過極權統治南斯拉夫境內不同種族，在外交上卻也同時展現不完全倒向蘇聯陣營的策略作為，狄托於二次大戰結束後雖加入蘇聯共產陣營，然蘇聯 1968 年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後南斯拉夫決定與蘇聯分道揚鑣、隨後開展其與中國、歐洲共同體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與經貿交流，並接受來自西方的貸款援助(楊三億，2018a)。最後，從理論框架來看，對中小型國家來說策略迴旋空間最大、選擇最彈性的即是多極體系，由於多極體系下缺乏主宰體系強權，體系強權間合縱連橫，其中一個主要的拉攏對象即是區域型的中小型國家。由英國、奧匈帝國、俄國與普魯士等國組成的歐洲協商時代(Concert of Europe)可以視為多極體系下的國際環境，當時多數的中小型國家夾在各強權間合縱連橫。

體系決定論雖能解釋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的基本框架，不過卻較難解釋位處於相似體系結構與地緣環境下不同國家的策略選擇走向，如果在同一相似條件下

的兩個國家展現不同策略選擇，那麼便可知影響中小型國家策略選擇還有其他變因。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前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兩國基本態樣頗為相似：兩國都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兩國都屬於東斯拉夫文化圈、兩國對俄依賴程度與經濟發展程度也都相仿。¹不過自 1991 年起烏克蘭歷任總統，從克拉夫區克(Leonid Kravchuk)、庫其馬(Leonid Kuchma)、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這幾任總統的策略選擇差異非常大，從親善俄國、與俄國保持等距、到敵視俄國、與俄國發生戰爭等，顯示烏克蘭是一個高度擺盪的國家；相對的，白俄羅斯自 1994 年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擔任該國總統起，白俄羅斯獨立近 30 餘年的策略選擇主旋律即為扈從俄國，不僅在政治、軍事層面上與俄國高度合作(加入歐亞經濟聯盟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經濟與能源議題上也高度仰賴俄國，可以說白俄羅斯與鄰近烏克蘭將俄國視為敵對強權的態度有很大差異。觀察 2022 年 2 月以後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這兩國享有相同權力結構體系、地緣與國家發展相似度高，但策略選擇卻有著極大差異，可以說決策者與社會結構分裂的內部因素高度影響了兩國策略選擇(楊三億，2018b)。

因此持平來說，一個較為折衷、觀察中小型國家與敵對強權的距離、以及為何採取避險策略的觀察應該納入決策者因素，決策者具有解釋國際體系、區域安全和強權敵意態度的關鍵地位，決策者透過觀察周遭環境後再據以定義本國的策略選擇、採取相對應策略，可以說決策者因素居於關鍵地位。

參、土耳其外交政策核心

土耳其人口約 8,300 萬人、土地面積約 78 萬平方公里，是位於歐亞非三大洲交界的文明古國，該國與歐洲的希臘和巴爾幹半島地區、高加索的亞美尼亞與喬治亞、中東地區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地中海的賽普勒斯等國陸地或海洋交壤，無論從歷史或當前國際政治發展來看，土耳其位處於一個高度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土耳其與周遭國家的政治、經濟、種族、領土、難民等議題高度關聯，經常出現各式合作、競爭或紛爭，了解土耳其如何在複雜的周圍環境中採取應對措施，對台灣所處的高度競爭環境可有若干啟發。

一、文化與土耳其外交政策

¹ 2018 年白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宣布將白俄羅斯一詞改為白羅斯，目前中華民國外交部仍繼續沿用白俄羅斯一詞，本文仍依此譯名行文。

首先從鄰近地區來看，土耳其國名在土耳其語中為 *Türkiye*，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這與土耳其目前所使用的土耳其語為突厥語之一支高度相關。根據研究指出，目前使用突厥語族的國家除土耳其外，中亞的伊朗、高加索的亞塞拜然、中亞的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烏茲別克、阿富汗，以及中國的新疆等地也分佈著眾多突厥語族群。作為突厥語族的重要領導國家，土耳其 2021 年 11 月在伊斯坦堡舉行的第八屆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會後，將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改為「突厥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該組織會員國除土耳其外，亞塞拜然、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同為會員國，匈牙利與土庫曼為觀察會員國。對土耳其來說，突厥國家組織是土耳其外交策略中很重要一環，這是因為突厥語文化圈和歐亞大陸的強權競爭地帶高度重疊；從土耳其一路向東延伸至高加索、中亞，這個區塊下的各國分別在歐盟、俄國、中國、美國等強權競爭下勉力生存，土耳其作為突厥語中領導國家，對突厥文化圈整合自然投注較多力氣。突厥語文化圈另一個重要的地緣意涵在於這些國家或者是能源盛產國、或者是能源通道國，這個區塊的地緣重要性在於從俄國或中亞輸往歐洲或中國的能源，多數都要經過上述國家，因此這個區塊的地理位置扮演著重要角色(包修平，2020；楊三億，2021)。

二、區域制度安排與土耳其外交政策

除位於高度重要且經常出現緊張情勢的地緣環境外，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另一個特色是與國際政治權力結構、區域安全制度安排息息相關。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亟欲找尋黑海通往地中海通道，1945 年間多次表示要能自由進出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並在周遭建立海軍基地以作為其出入地中海之憑藉，蘇聯此舉將對區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與此相關的是土耳其 1948 年即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並於 1952 年成為該組織成立後第一個加入的會員國。

土耳其外交關係與歐盟和美國的關係雖非常密切、但卻偶有爭議。1987 年土耳其申請成為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不過隨後進展緩慢，直到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轉型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後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道路仍然不順遂，土耳其入盟談判雖於 2005 年正式開啟，但完成入盟談判過程所需的 35 章中，歐、土雙方僅開啟 16 章談判；雪上加霜的是歐盟 2019 年更因不滿土耳其境內不斷出現違反人權與法治現象而決定中止與

土耳其的談判，這就讓土耳其入盟之路更顯得遙遙無期。但儘管雙方在入盟一事上無法取得共識，歐、土雙方仍有諸多合作事項，2015 年歐洲難民潮議題再起，歐盟與土耳其就如何處置難民進行協調，雙方同意透過以一換一方式(接收敘利亞難民循正式途徑申請庇護，並將非法難民遣送回土耳其安置)，解決困擾歐盟甚鉅的難民潮問題(朱景鵬，2008；陳蔚芳，2020)。

同為北約組織的土耳其與希臘兩國衝突由來已久，由於雙方為鄰近國家，過往在歷史上土、希已有多次戰爭，塞普勒斯(Cyprus)為導火線。塞普勒斯為地中海島國，面積約 9,250 平方公里，歷史上曾為希臘、埃及、波斯、阿拉伯、威尼斯、鄂圖曼土耳其等國領土，由於多次幾經易手，因此塞普勒斯島上有多種民族，不過民族主體仍以希臘裔與土耳其裔為多。1974 年土耳其為鎮壓希臘裔武裝團體發動的政變行為而強佔北塞普勒斯，此舉讓土耳其佔領北部塞普勒斯，更讓土耳其和歐洲國家關係出現變化(Anastasakis, 2004)。土耳其外交政策對美政策亦有爭議，前述美、土雙方於冷戰期間對防衛博斯普魯斯與達達尼爾海峽有高度共識，因此美、土雙方的戰略目標大致相同，維護地中海與黑海區塊的區塊穩定是雙方共同政策方向，可以說獲得土耳其加入北約，美國的歐洲安全戰略獲得極大穩固。不過儘管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但隨冷戰局勢變遷，土耳其和西方關係也出現變化，雙方對伊朗、伊拉克、庫德族等議題有若干異同觀點。

三、強權與土耳其外交政策

影響西方國家與土耳其關係的另一項因素是紛亂且具多樣面貌的中東議題，在這多面貌的中東議題中與土耳其關係最密切的是敘利亞和庫德族。據統計，約有超過 3,000 萬以上的庫德族居民散居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與高加索地區，在這些散居在各國的庫德族人中，住在土耳其的庫德族人數最多、估計有超過 1,400 萬人以上，如果再加上敘利亞境內的庫德族人，那麼數字應該超過 1,500 萬人以上。這些庫德族人由於長期遭受土耳其政府漠視，因此對於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有著深厚感情，而伊拉克戰爭與敘利亞內戰讓庫德族的戰略地位丕變，美國在兩次衝突中都借助庫德族力量打擊伊拉克的海珊政權與敘利亞的阿塞德政權，前者在 1991 年的波灣戰爭中美國甚至思考過到是否以庫德族取代海珊政權，兩次戰役都讓庫德族獲得美國極大奧援。雖然庫德族獲得美國支持，不過在 1991 年波灣戰爭美國最後認為一旦伊拉克中央政府失靈，恐讓其他國家介入伊拉克政局發展而放棄支持庫德族人(Little, 2010)。2015 年的敘利亞內戰則因為美國在推翻阿塞得政

權或消滅 IS(The Islamic State)恐怖主義團體的戰略目標間徘徊，戰略模糊策略使得土耳其與俄國達成共識，俄國讓土耳其獲得協議，俄國將不阻撓土耳其在俄國控制地區打擊庫德族人，但土耳其要停止推翻阿塞德下台的政策(Khan & Khan, 2017)。

俄國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核心的另一個核心，如前所述，雖然土耳其加入北約、北約又以俄國為假想敵，不過土、俄雙方關係並未如涇渭分明般的對立。冷戰兩極體系瓦解後俄國逐漸成為土耳其重要貿易夥伴，根據統計，俄國是土耳其的最大進口國，2022 年的進口貿易額達 580.85 億美元，其中以能源為最大宗，約佔 410.8 億美元，幾乎是土國俄國 70%的進口貿易量比重(Trading Economics, 2022)。土耳其和俄國有著如此高額の能源貿易量在於土國雖然位居歐亞大陸能源轉運關鍵要地，但土耳其本身卻缺乏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因此才會呈現出對俄的能源結構性依賴(Öniş & Yılmaz, 2015)。雖然土耳其高度依賴俄國能源，不過土耳其也深知能源依賴的風險所在，因此安卡拉對 BTC 油管的建造，也就是自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經喬治亞首都底比里斯(Tbilisi)、再到土耳其港口傑伊漢(Ceyhan)的建設非常積極，這一條 BTC 油管所經國家刻意繞過俄國、很大程度的降低俄國在裡海與高加索地區的能源影響力，並為歐洲地區提供能源供應的部分替代路線。

土耳其與俄國關係開展還不僅止於能源議題，安全議題合作也在土耳其的策略考量之中。如前所述，土耳其雖然是北約會員國，但土耳其並非美國最重要盟邦，土耳其無法獲得美國最先進武器裝備，土、美兩國在這個議題上常有爭端。由於土耳其擔憂來自中東地區恐怖主義國家攻擊，因此自 2013 年起便要求美國提供高性能防空飛彈系統，然美國遲遲未能同意，這主要是美國認為土耳其飛彈威脅並不急迫，在無立即威脅的前提下僅願提供低空攔截的愛國者飛彈防禦體系。在美國反對提供更高性能的飛彈防禦體系期間，土耳其先是轉向中國探詢飛彈防禦系統、後轉向俄國。2017 年 9 月土耳其與俄國正式簽署購買 S-400 防空飛彈系統，首批飛彈也已於 2019 年 7 月交付，俄國出售給土耳其防空飛彈的影響非常深遠，美國不僅猛力抨擊此舉對北約組織共同防禦戰略設計的影響，美國也因此推遲了 F-35 戰鬥機運送土耳其的時程安排，土、美雙方安全關係轉趨惡化。

如果我們把前述土耳其與俄國在中東地區的合作關係納入，可以看見雖然土、俄雙方分屬不同的安全制度，土耳其雖加入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俄國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相互對立，但我們可以發現土耳其與俄國在安全、分離主義與能源等議題上仍有相當程度的合作空

間，因此可以很明顯看出土耳其在美俄兩國的戰略設計上採取避險策略 (Yermekbayev et al., 2020)。接下來本文將繼續探討土耳其在俄烏戰爭期間如何進行其外交策略選擇，並評估此種選擇的後續影響。

肆、土耳其與俄烏戰爭：避險與議價

爆發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俄烏戰爭是後冷戰時期以來影響歐洲乃至全球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時刻，俄國決定以武力入侵烏克蘭之前，歐洲地區安全議題主要圍繞在以北約與俄國的政治競爭為主，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歐洲地區的安全發展主要標記，是以前蘇聯地區的衛星國與加盟共和國申請加入北約與歐盟為脈絡，由於俄國難以應對北約組織不斷擴張，爆發於 2014 年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的併吞危機與 2022 年俄烏戰爭，可說是俄國採取軍事力量回應北約擴張的武力作為。俄、烏關係由過往冷戰時期的統一、到冷戰結束初期的合作與緊張、再到 2014 年的武力併吞、以及 2022 年的戰爭，這些緊張與衝突的局勢發展影響歐洲安全甚鉅。

首先，俄國與烏克蘭都與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繫，因此戰爭爆發後多數歐洲國家都將在這個議題上被迫進行立場上的抉擇，這對冷戰結束後原本相對和平的區域安全無疑是一項重要衝擊；其次，與戰爭爆發、立場選擇直接相關的是歐洲國家如何應對戰爭進行，該援助烏克蘭更多武器以抵抗俄國入侵？還是僅提供最低限度的防護裝備以免破壞本國與俄國關係？觀察俄烏戰爭進行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些國家在俄烏衝突時採取何種軍事立場，對這些國家來說相當難以抉擇。再其次，俄國對包含土耳其在內的歐洲國家擁有強大的能源影響力，決定本國能源對俄依賴程度是影響這些國家與俄國關係發展的衡量指標之一，俄烏戰爭適時反映了這些國家是否決定在經濟與能源議題上與俄國逐漸脫鉤。

如果我們把土耳其和鄰近的中東與北非國家相較，土耳其人口約 8,300 萬人，僅次於埃及，與伊朗相當；土地面積約 78 萬平方公里，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利比亞、伊朗、埃及(Howard, 2016)。土耳其的重要性又不僅在於土地面積與人口，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為連接黑海與地中海的重要管制口，中東往歐洲陸路交通要道可從伊斯坦堡直通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一路往德、法等國，可以說土耳其乃是連接中東地區的能源與歐洲地區廣大市場的交通要地，而環繞在黑海海域的周邊國家，除俄國與烏克蘭外，喬治亞、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也都各自擁有長度不一的黑海海岸線，土耳其的海岸線長度位居首位(Zürcher, 2017)。因此當俄烏戰爭爆

發之際，土耳其和克里米亞半島最近距離相距不到 200 公里，土耳其感受到戰爭威脅壓力可想而知，無論是這個海域的海上軍事衝突、水雷佈設或港口封鎖與禁運，這些作為都會對土耳其帶來程度不一的影響，有鑑於此，土耳其在俄烏戰爭爆發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探討。以下本文將從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外交、軍事與能源立場來分析土耳其外交策略的選擇。

一、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外交立場

由於俄烏戰爭影響的層面極為廣泛，因此如欲瞭解鄰近國家對於俄烏戰爭過程中所持立場，這個分析也要能夠涵蓋國家的重要政策走向，因此本文從政治、軍事與能源三個主要政策立場切入，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傾向。同時因為俄烏戰爭時期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擔任該國總統，艾爾多安作為該國最高決策者、對土耳其於俄烏戰爭立場有著關鍵性角色，因此我們將從政治菁英角度切入討論艾爾多安的議價特色。

首先，從政治角度來說，由於土耳其目前未參加俄國主導的區域整合組織、也未加入歐盟成為該組織會員國，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立場可從其參與聯合國重要決議觀察，以此了解土耳其對俄烏戰爭的外交立場；截至本文寫作之日止，俄烏戰爭期間相關的聯合國議案有：

- (一) 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3 月 2 日「要求俄羅斯聯邦立即結束入侵烏克蘭與無條件從鄰近國家撤出所有軍事力量」議案 (demanding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mmediately end it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all its military forces from that neighbouring country, ES-11/1)，土耳其該議案投下贊成票；
- (二) 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3 月 24 日「俄羅斯聯邦侵略烏克蘭人道災難」議案 (Recognizing Scale of Humanitarian Woes Arising from Russian Federation's Ukraine Offensive as Unseen in Many Decades, ES-11/2)，土耳其投下贊成票；
- (三) 因烏克蘭城市布查(Bucha)發生大規模屠殺慘案，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4 月 7 日「中止俄國人權理事會席次」議案(to suspend Russia from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ES-11/3)，土耳其投下贊成票；
- (四) 因俄國併吞頓內茲克、盧甘斯克、赫爾松、扎波羅熱等四州後，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10 月 12 日「烏克蘭領土完整與維護聯合國憲章」議案(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defend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S-11/4)，土耳其投下贊成票；

- (五) 因烏克蘭境內遭受戰火摧殘，聯合國大會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推動對侵略烏克蘭的補救和賠償」議案(Furtherance of remedy and reparation for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ES-11/5)，土耳其投下贊成票；
- (六) 聯合國大會 2023 年 2 月 23 日於俄烏戰爭滿周年之際，提出「烏克蘭普遍、正義與持續和平」決議(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lying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lasting peace in Ukraine, ES-11/6)，土耳其也於該決議表達支持之意(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Masih, 2023)。

從聯合國決議案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艾爾多安在俄烏戰爭過程中採取明顯的支持譴責俄國立場，土耳其在上述所有議案中通通支持烏克蘭、就是對俄國入侵烏克蘭採取反對或譴責的立場；不僅在聯合國決議採取了譴責立場，艾爾多安也在口頭上公開譴責俄國行為，稱俄國的軍事行動是「不可接受的」(Radio Free Europe, 2022)。雖然在國際場合譴責俄國，不過土耳其對西方國家立場也抱持著課責的態度，認為西方對待俄國與援助烏克蘭的立場「挑釁」，也才造就今日俄烏衝突的原因(Reuters, 2022)。

二、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軍事立場

由於土耳其控制了黑海與地中海交通要道的戰略地位，因此其對俄烏戰爭採取什麼樣的軍事立場將很大程度影響俄、烏兩國戰事進行。2022 年 2 月 24 日戰爭爆發，外界對土耳其是否關閉博斯普魯斯與達達尼爾海峽高度重視，因為這將對俄國海軍艦艇調動產生影響，雖然大戰前雙方兵力集結、戰火疑雲高竄，不過艾爾多安始終未曾就關閉海峽一事做出決定，安卡拉一直到戰爭開打後第 5 天才宣布對俄國關閉海峽，土耳其名義上是給俄烏雙方盡量多的時間準備，但實際上有鑑於烏克蘭與俄國海軍艦艇數量的懸殊差異，土耳其此舉給予外界暗助俄國的想像(Mongilio, 2022)。

另外一個土耳其重要的軍事立場是提供烏克蘭軍事裝備，其中較受矚目的是土耳其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就目前的資訊來看，土耳其已經對烏克蘭提供無人機、無線電通訊設備、彈藥等各式軍事裝備，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烏克蘭軍隊使用土耳其生產的 Bayraktar TB2 無人機，這款無人機的特色是滯空時間長(約 27 小時)、航行高度高(約 7,600 公尺)，更具備即時觀看的影像傳輸系統，以及可搭載 4 枚雷射導引彈藥進行攻擊，這些優異的性能在先前土耳其提供給 2020 年亞塞拜然與亞

美尼亞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衝突中已充分展現，本次戰爭烏克蘭使用 TB2 無人機也在戰場上取得相當戰果(Aljazeera, 2022)。

持平來看，艾爾多安在本次戰爭中的軍事立場雖以無人機等輕型裝備援助烏克蘭，顯示了其支持烏克蘭的軍事立場，不過如果將土耳其與其他歐洲國家相較，此種僅援助有限的軍事作為顯得較為保守，土耳其國內未就其他更為具殺傷力的武器援助進行討論，至今也未曾援助烏克蘭重型武器。

三、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中的經濟與能源立場

土耳其雖在軍事上援助烏克蘭，但從經濟面向看，土耳其與俄國經濟關聯遠較烏克蘭為深。俄羅斯僅是土耳其出口的第八大國，但俄國是土耳其進口第一大國，雙邊貿易近年來還有著越來越發增長的跡象(Trading Economics, 2023a)。俄土雙邊貿易增長的主要產業為能源，土耳其的天然氣絕大多數需要靠進口，而進口來源國中又以俄羅斯為最高，觀察近年進口成長趨勢，土耳其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從 2022 年 12 月的 78,196 萬億焦耳(terajoule)增加到 2023 年 1 月份的 82,125 萬億焦耳(Trading Economics, 2023b)，俄國是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國，進口量約佔土耳其天然氣消耗總量的 33%。此外，俄羅斯還向土耳其供應石油和核能燃料。不只能源，俄國對土耳其觀光業也有著很重要的地位，新冠疫情爆發前俄國每年赴土耳其旅遊人數高達 600 萬人，為土耳其境外觀光客排名第一，這為土耳其帶來相當可觀的觀光收入，從經濟與能源角度來看，俄土關係相當深厚。

相較於俄國，土耳其與烏克蘭的雙邊經貿關係受到俄烏戰爭衝擊而下滑，開戰僅一個月時，2022 年 3 月土耳其對烏克蘭出口值下降到 4,170 萬美元，較 2021 年同期的 2.08 億美元減少近 80%，雙方過往貿易主軸以農產品、化工、鋼鐵、汽車零配件等各式產品為要，這些商品貿易項目皆因戰爭爆發而幾乎停擺。雙方貿易量減少同時，土耳其國內經貿狀況也開始出現惡化，土耳其通貨膨脹率迅速飆升並引發國內經濟動盪、各項民生物資快速飆漲，通膨壓力讓土耳其必須尋求降低通膨的各式管道，其中一項解決方案又回到了土耳其與俄國的能源互賴面向上，可以說戰爭讓土、烏兩國經貿關係進入急凍期、土、俄兩國能源依賴程度卻逐步加大(駐安卡拉台北經濟文化代表團，2022)。

不過儘管俄、土雙方經貿關係如此緊密，但雙方發展並非一帆風順，2015 年 11 月俄國一架蘇-24 攻擊機進入土耳其領空，經土耳其警告驅離未果後遭土耳其擊落，此舉也連帶招致兩國關係受創、雙方關係一度惡化，艾爾多安於事發初期堅持

土耳其乃是為因應自衛而採取之舉動、因此並未向俄國正式道歉(隔年才透過書信向俄國表達遺憾與賠償)。對艾爾多安來說，擊落俄國軍機乃是在於遏止鄰近的敘利亞與庫德族的軍事行動，此點是土耳其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構成部分，俄國軍機遭土耳其擊落雖讓兩國關係馬上陷入低潮，不過兩國隨後很快地過談判獲得和解，讓兩國關係回到正常水準，由此可知庫德族議題對土耳其的重要性，下面本文從瑞典與芬蘭兩國申請加入北約角度分析土耳其的庫德族議題與避險策略的議價立場。

四、土耳其在瑞典與芬蘭加入北約時的議價立場

俄烏戰爭爆發後瑞典與芬蘭兩國很快決定拋棄中立政策、申請加入北約(下文簡稱入約)。2022 年 5 月 12 日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與總理馬林(Sanna Marin)發表共同聲明，兩人連袂表示將在「未來幾天內迅速採取做出這一決定」(申請加入北約)；瑞典總理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也在數天後與芬蘭總統的記者會中宣布將與芬蘭一同申請入約；2022 年 5 月 18 日瑞、芬兩國遞交申請入約議定書(Accession Protocol)完成遞件申請；2022 年 6 月 29 日北約馬德里峰會開會確認瑞芬兩國申請案、北約並提出邀請入約談判；2022 年 7 月 5 日北約簽署入約議定書、並邀請瑞芬兩國成為觀察員(自此兩國開始參加會議、但無投票權)、北約各會員國開啟國內批准程序；完成批准程序後並通知北約入盟議定書存放處(美國首都華盛頓)；截至本文寫作之日，北約所有會員國除土耳其與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的申請案外，芬蘭已完成入約相關程序。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起初於瑞、芬兩國申請加入北約期間從未正面表態支持，主因是瑞、芬兩國因敘利亞內戰而對土耳其實施武器禁運、且未將庫德族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列入恐怖主義團體(盧倩儀，2010)。艾爾多安以此要求瑞、芬兩國修正國內政策以換取土耳其支持。2022 年 6 月 28 日，土耳其雖與瑞、芬兩國簽署備忘錄，雙方將就恐怖主義份子引渡回土耳其受審以及解除武器禁運達成協議，但雙方對引渡哪些人目前尚未形成共識(France 24, 2022)。瑞、芬兩國何以決定拋棄中立政策與最終兩國是否順利入約，這和兩國外交政策調整、土耳其是否同意瑞、芬兩國入約有很大關聯，本文日後另行撰寫專文再敘。惟觀察兩國入約，截至本文寫作日止，土耳其已經批准芬蘭加入北約申請，但對瑞典仍持保留態度。艾爾多安的舉措顯示了其對瑞、芬兩國採區別方式對待。據估計，瑞典收容的庫德族難民人數是芬蘭的 10 倍以上，而且其中不乏土耳其視為眼中釘的政治人物，因此土耳其將瑞典與芬蘭區隔對待，先放行爭議較小、且與俄國邊境線長的芬

蘭加入北約，以此緩解其他北約國家壓力，但對瑞典則繼續保持觀望政策，要求瑞典提出更具實質性作為以換取入約。

從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調整來看，這是一種避險策略的深化作為，在關鍵時刻提高本國談判地位的議價模式。艾爾多安了解到瑞、芬兩國加入北約對歐洲安全地緣政治有很大影響，入約與否不僅攸關瑞典與芬蘭兩當事國國家安全，入約也與美國、俄國、其他歐洲國家的地緣安全息息相關，因此藉兩國申請入約之際提高談判籌碼，此種對俄、美間保持避險策略、關鍵時刻更提出條件交換的策略選擇，顯示安卡拉靈活的議價立場(詳見表 1)。

表 1 土耳其與俄烏戰爭的避險策略

探討層面	基本立場	策略選擇
外交層面	支持聯合國大會譴責俄國決議	親西方國家與烏克蘭
軍事層面	僅提供有限軍事力量支持 烏克蘭	與俄、烏兩國保持相對等距
經濟/能源層面	持續與俄國保持密切的經濟與 能源關係	相對親俄
瑞、芬兩國 加入北約	展現靈活的議價立場	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親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結論

從前述的分析過程來看，俄烏戰爭對土耳其外交策略產生很大影響，土耳其的避險策略透過議價模式擴大了土耳其的國家利益關懷，因此是一種嘗試藉由關鍵時刻引發的歷史契機、增強國家利益的策略選擇，此種選擇有以下幾個特色：

一、戰略要地與土耳其避險策略

土耳其位居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戰略交通要道，又扼守黑海與地中海兩大海域進出重要海峽，對這塊區域來說，土耳其無疑據守了軍事、能源、礦藏、農產品、工業產品等物流轉運要道，此種戰略上的優勢地位對土耳其軍事戰略佈署與國家安全政策有極大影響，所以土耳其的策略選擇具多樣性面貌，除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會員國，以及歐洲聯盟的候選國外，土耳其還是黑海經濟合作組織、突厥語國家合作理事會、伊斯蘭合作組織的發起國或重要會員國，從區域組織安排面向來看，土耳其展現及其多元的多方外交特色，這些特色都是當前土耳其外交策略重心，可以說土耳其位處歐亞非交接地帶的地緣特色為這個國家構築起多元的外交面向。綜合來看，土耳其在中東地區試圖打造出一個以土耳其為核心、且包含地緣、

語言、宗教等各式面向的區域整合模式，以此作為中東地區最靈活的區域國家，希望將土耳其塑造成全方位的中東領導者。

二、各強權間避險者

雖然土耳其意欲擔任歐亞非各大洲的關鍵行為者，不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關懷對象仍是美、歐、俄等國。過往實施避險策略主要出發點乃是在美俄間進行擺盪，對土耳其來說，國家安全威脅雖非直接來自於美、俄等國，但安全需求卻需要從這兩國獲得滿足，因此過往可以發現到土耳其的軍事戰略佈署與軍事設備採購就是在美、俄間進行擺盪，這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會員國來說難以置信，但土耳其具中型國家的國力表現，以及其在歐亞非的戰略優勢地位，避險策略讓美、俄兩國難以忽視土耳其的外交立場所在。

此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避險策略也發生在土耳其與歐盟互動關係上，土耳其雖然已經是歐盟候選國，不過土國總統艾爾多安對入盟一事從未正面對待，對歐盟要求候選國應進行政治、經濟與人權改革的要求也未正面回應，因此雙方的入盟談判已於 2016 年中止。不過歐、土雙方雖停止入盟談判，但雙方的跨國合作未曾停歇，中東難民危機給予歐、土雙方重啟合作契機，雙方就難民遣返與援助等事項進行多次協調與合作，最終就難民安置與遣返達成協議，而歐盟也未曾因為土耳其境內惡化的人權待遇而停止與土耳其合作。

三、從避險到議價

俄烏戰爭對土耳其策略選擇的主要影響，乃是戰爭促使土耳其避險策略往更強化方向發展。從戰爭前後角度觀察，土耳其避險策略從過往扮演區域的平衡者角色朝向積極議價模式發展，土耳其於俄烏戰爭過程中小心翼翼的與烏克蘭保持人道、外交與有限的軍事援助，但在經濟與能源議題上卻保持與俄國親善的既定軌道，並在戰爭初期積極扮演調停的穿梭者，這些都是避險策略的展現，不過等到瑞、芬兩國申請加入北約，土耳其策略選擇轉向積極的議價者，此種轉變乃是基於土耳其國家核心利益而來。對土耳其來說，俄烏戰爭雖影響區域安全甚鉅、對區域軍事、政治、經濟等層面造成極大影響，不過土耳其最關懷的核心利益、也就是遏制庫德族分離運動，安卡拉能在俄烏戰爭中找到能擴大避險策略的施力點。透過積極議價模式，土耳其取得瑞典與芬蘭同意和土耳其就庫德族地位進行協商，土耳其並把希望引渡回國受審的庫德族人名單遞交兩國(名單上的人物庇護國主要是瑞典，請參閱 Euronews, 2023; Reuters, 2023)。

從土耳其的策略表現來說，土耳其將瑞、芬兩國入約區別對待，艾爾多安公開讚揚芬蘭的合作行為、但卻斥責瑞典的不合作、拒絕引渡土耳其眼中的恐怖主義團體回國受審。土耳其的議價談判模式造成諸多影響，首先是採取公開指責瑞典不合作、庇護恐怖主義而相對讚揚芬蘭的合作打擊態度，對瑞、芬兩國先前意欲達成共同入約的政策立場造成影響，這對未來歐洲其他國家對庫德族議題可能有連帶衝擊；其次，雖然土耳其僅同意芬蘭入約，但實際上此舉對俄國軍事安全有極大衝擊，芬蘭與俄國邊界線超過一千公里，俄國未來需要增強其在北部戰略防備；但土耳其最後一刻才同意芬蘭入約，這很大程度也緩解了過去近一年俄國的邊境壓力。

四、避險策略限制及挑戰

從土耳其經驗來看，避險策略的實施有賴國家政策目標擬定與客觀環境配合，艾爾多安執政時期的以強大的土耳其和構建泛土耳其的民族意識為目標，他有著非常鮮明的個人特質，2014 年更是透過直選方式擔任土耳其首位民選總統，並透過修憲將總統權力極大化，這些舉措讓他成為土耳其政治強人，也讓他的避險策略得以徹底實現。不過從土耳其的國內政治角度來看，除了困擾土耳其多年的庫德族分離運動外，土耳其近年內部對艾爾多安的統治地位多所挑戰，艾爾多安對言論自由管控讓反對力量得以逐漸集結。最後，影響避險策略能否成功關鍵主要來是來自於強國對土耳其的態度，過往美、俄兩國對土耳其採取相對寬容態度，惟俄烏戰爭期間兩國對周邊國家給予較高壓力、期望鄰近國家採取明確的選邊站策略，土耳其將來是否能繼續保持避險策略、繼續在強權與區域國家間增強國家利益，這些都是土耳其未來採取避險策略的可能挑戰。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 包修平(2020)。從歷史脈絡看伊斯蘭主義者與土耳其政治。*歐亞研究*，12，29-38。
- 朱景鵬(2008)。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之進程與爭辯。*問題與研究*，47(3)，75-103。
- 陳蔚芳(2020)。難民協議下的歐盟與土耳其關係。*歐亞研究*，12，59-70。
- 陳麒安(2014)。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問題與研究*，53(3)，87-115。
- 陳麒安、吳崇涵(2022)。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策略。*問題與研究*，61(2)，1-49。
- 楊三億(2018a)。中小型國家的安全策略及路徑演變：以塞爾維亞、亞美尼亞與烏克蘭為例。*政治科學論叢*，78，105-136。

楊三億(2018b)。烏克蘭安全策略選擇:內部因素分析。《問題與研究》，57(1)，1-28。

楊三億(2021)。強權競爭下的中型國家安全策略:以波蘭與土耳其為例。《歐美研究》，51(2)，311-355。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2)，1-21。

駐安卡拉台北經濟文化代表團(2022/4/19)。土耳其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出口因戰爭大幅衰減。取自 <https://www.roc-taiwan.org/tr/post/9126.html> (檢索日期:2023/2/10)

盧倩儀(2010)。影響土耳其政府與境內庫德族關係之國際因素。《問題與研究》，49(2)，39-64。

薛健吾(2020)。歷史的終結?歐俄競爭下中東歐國家與俄國之間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之變化(2000~2018)。《問題與研究》，59(4)，51-93。

二、英文部份

Anastasakis, O. (2004). Greece and Turkey in the Balkans: Cooperation or Rivalry? *Turkish Studies*, 5, 45-60.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2/4/7).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to suspend Russia from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ES-11/3.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2/3/24).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Recognizing Scale of Humanitarian Woes Arising from Russian Federation's Ukraine Offensive as Unseen in Many Decades*, ES-11/2.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2/11/14).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Furtherance of remedy and reparation for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ES-11/5.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2/10/12).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defend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S-11/4.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3/2/23).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derlying a comprehensive, just and lasting peace in Ukraine*, ES-11/6.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23/3/2). Eleventh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demanding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mmediately end it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unconditionally withdraw all its military forces from that neighboring country*,

ES-11/1.

- Howard, D. (2016). *The History of Turkey, second edition*. California: Greenwood.
- Khan, H. U., & Khan, W. (2017). Syria: History, The Civil War and Peace Prospe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4(2), 557-573.
- Kuik, C. C. (2016).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100), 500-514.
- Larson, D. W. (1991). Bandwagon Imag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yth or Reality? in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ed.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ttle, D. (20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4), 63-98.
- Masih, N. (2023/2/24). U.N. resolution to end Ukraine war: How countries voted and who abstained.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2/24/un-ukraine-resolution-vote-countries/> (檢索日期：2023/2/5)
- Mongilio, H. (2022). *Turkey Closes Bosphorus, Dardanelles Straits to Warships*. USNI News.
- Öniş, Z., & Yılmaz, Ş. (2015). Turkey and Russia in a shifting global order: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in a turbulent reg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37(1), 71-95.
- Radio Free Europe. (2022). *Erdogan Says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Unacceptable,' But Is Keeping Ties with Both Nations*.
- Reuters. (2022). Turkey's Erdogan says West's 'provocative' policies towards Russia not correc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urkeys-erdogan-says-west-s-provocative-policies-towards-russia-not-correct-2022-09-07/> (檢索日期：2023/2/5)
- Schweller, 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 Snyder, G. H.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1), 103-106.
- Reuters. (2023/1/9). Sweden says Turkey asking too much over NATO application.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swedish-pm-says-cannot-meet-all-turkeys-demands-nato-membership-support-2023-01-08/> (檢索日

期：2023/2/5)

- Sweeney, Kevin and Paul, Fritz. (2004). Jumping on the Bandwagon: An Interest-Based Explanation for Great Power Allia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66(2), 428-449.
- Trading Economics. (2022). *Turkey Imports from Russia*. Retrieved from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imports/russia> (檢索日期：2023/2/5)
- Trading Economics. (2023a). Turkey Imports by Country. Retrieved from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imports-by-country> (檢索日期：2023/2/5)
- Trading Economics. (2023b). Turkey Natural Gas Imports from Russia. Retrieved from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natural-gas-imports-from-russia> (檢索日期：2023/2/5)
- France 24. (2022/12/20). Turkey fumes at Sweden in NATO membership dispute. *France 2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21220-turkey-fumes-at-sweden-in-nato-membership-dispute> (檢索日期：2023/3/5)
- Euronews. (2023/3/23). Turkey ratifies Finland NATO bid, but awaits final parliament approv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uronews.com/2023/03/23/turkey-ratifies-finland-nato-bid-but-awaits-final-parliament-approval> (檢索日期：2023/4/5)
- Aljazeera. (2022/7/19). Turkey's Baykar drone company 'will never' supply Russia: CEO. *Aljazeer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19/turkish-firm-wont-supply-uavs-widely-used-by-ukraine-to-russia> (檢索日期：2023/4/5)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Yang, S. Y. (2017). Quo Vadis? Borderlan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in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1(1), 53-90.
- Yermekbayev, A., Khairullayeva, V., Iztayeva, V., Zhuztayeva B., & Doszhanova, A. (2020). Relations between Turkey and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10(4), 166-171.
- Zürcher, E. (2017).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收件日期：2023 年 04 月 09 日

一審日期：2023 年 04 月 18 日

採用日期：2023 年 05 月 29 日